

責任編輯：李森

沮喪

舒非

聽到高銀獲獎的新聞後，最沮喪的一件事莫過於，如此傑出、美麗的大腦，也會患老人癡呆！正如熟悉他愛戴他的後輩所感慨：這個獎要早幾年頒發就好了。

從他的自述，別人對他的評述，還有媒體對他的描述，我們看到的高銀像小孩一般單純。那個美麗的大腦，於是知識是好奇心是學問——好比他對數字是迷到看到超市裡的價格牌立即得到靈感，給自己出數學題，還要限時完成，以此向自己挑戰；爲了看自己車上燃油記錄跳到某一數字，竟駕車在家門口兜圈；還有，他太太說他有時會跟年幼兒女在土地上翻滾，做滾地葫蘆。美麗的大腦毫無世俗干擾，好比一個沒有污染的大海，如此深邃又如此迷人。

有些病是沒辦法避免的，所以叫人沮喪。常聽人說，老年人要多打麻將，以這種方式鍛煉用腦，才不致於老人癡呆，這說法恐怕也是沒有根據。以高銀爲例，像他這種人，根本不可能不用腦，恰恰相反，可能每時每刻都在用腦，卻也要患病，實在太無奈。

你可能會反駁說：會否用腦過度？但我們知道，高銀除了做研究之外，業餘時間他用「陶藝」和「雕塑」來放鬆自己，使腦筋從學術中解放出來。即便如此，他還是難逃老人癡呆。他太太說他老了，記憶差了。其實他才只七十歲，八九十歲記憶還很好的大有人在啊！



評審委員會說，獎項是一種期許、一種鼓勵，這也勉強說得過去。「和平」這目標太高，刻的和平，又未必代表長治久安。大家也不需要太認真，「獎項」這回事，從來是時勢造英雄，由嬰兒爬行比賽、到大學最佳論文選拔、到諾貝爾和平獎，得獎與否，很多時不在乎獎項，而是看環境使然，要看對手、看時局，和評判，是否趕着回家吃飯而已。

高銀獲獎的新聞，從來沒見過。他說，跑一下就到了，不用打開傘。我問爲什麼。他說，這樣就不用把雨傘弄濕。

朋友看我把喜歡的東西放在手邊隨時用，說我太不珍惜物。我跟她想法大相逕庭，愛惜一件物品應該多用它，發揮它的功能。如果就書寫它；如果是糕點，就享用它。

朋友是糖果點心放進瓶子、罐子、鐵盒子，至於使用的事物，凡是珍愛的都用紙包起來了，適當場合才用。我們到她那裡，她開心，總要開瓶子罐子，拿餅乾甜食招待。那些東西常常因爲擱置太久走了味。

我仍然很喜歡我的朋友，但是，他說我是個邏輯不通的人，所以交的朋友亦然。他認爲我的習慣是浪費，而我那位朋友則是個典型的一代華裔。

我正要打開傘，他說，停車竟然下了雨，黃昏我們開車去餐館跟一夥朋友聚會。停車，突然天都是晴天，黃昏我們開車問浦然沒有雨傘。他說：「下車從車後座拿出一把，遞給我。」

高銀說，獎項是一種期許、一種鼓勵，這也勉強說得過去。「和平」這目標太高，刻的和平，又未必代表長治久安。大家也需要太認真，「獎項」這回事，從來是時勢造英雄，由嬰兒爬行比賽、到大學最佳論文選拔、到諾貝爾和平獎，得獎與否，很多時不在乎獎項，而是看環境使然，要看對手、看時局，和評判，是否趕着回家吃飯而已。

校園

校園孩子眼

閱覽新天地

六乙班師生地理考察

勞工子弟中學中六 李靜嫻

五月十三日星期三，在午膳後的三節地理課堂時段，六乙班全體修讀地理科的學生皆出外進行地理考察活動。本次活動由六乙班班主任李德根老師帶領。活動中，透過李老師的講解，六乙班學生對於「植物群落」課題的知識增進不少。

考察當日，六乙班師生跟隨李德根老師步行到距離學校最近的一個公園。在這個公園裡，休憩設施齊全，亦有三個兒童遊樂場，而且植物種類繁多——如果不認真觀察，根本不知道。由於大部分植物的顏色均爲翠綠，一般人不會特別留意。李老師帶着六乙班學生，一邊往前行邊指向左方斜坡上的大樹，解釋着何爲植物群落的種間競爭，以及演替過程。學生望向老師所指的方向，目睹斜坡一大片草地當中，只見每棵大樹下的位置野草分布較疏。經此一役，再加上李老師的解說，學生便學習到，大樹冠遮擋了大部分陽光，與底下的野草競爭光源。在這個競爭關係中，大樹不僅長得高大，樹冠又沿着樹枝平行生長，遮擋陽光，因此大樹獲得優勢，野草將會逐漸被淘汰。

通過實地考察活動，六乙班學生不但能夠增進對植物群落的認識，同時亦大大提升他們對該課題的興趣，令學生更加喜歡地理科。

我的第一次採訪體驗

浸大國際學院副學士（傳理學）應屆畢業生 劉璞

今年新學期，我入讀了香港浸會大學綜合傳播管理學社會科學學士二年級。回想入讀浸大副學士傳理課程之前，除了課程資料、升學出路之外，讓我有較深印象的，其實是浸大國際學院出版的一本名爲《覓 Invisible》的文集。

後來讓我「重遇」這本文集的是我的中文科老師。在第一個學期，她在課堂上向我們介紹這本文集，並邀請我們報名參加學生編輯小組。該年的主題是「Play! 遊戲」，同學分組自行決定每篇故事的題目和採訪對象。雖然當時我有點擔心如何分配時間，也怕自己的文筆未夠好，但明白這是個難得的機會，而我亦一直希望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，一嘗當記者和編輯的滋味，於是最終決定參加這個製作活動。

經過多次討論，我們一組同學決定以「足球」爲題，訪問「足球教授」呂大樂，請他談談個人對這項體育活動及其背後的商業及社會現象的看法。爲了讓採訪更

早來的榮譽

雲家洛



前一天才得聞光織之父高銀奪諾貝爾物理學獎，大家都說這是遲來的榮譽；不夠兩天，和平獎得主公告，竟然是美國總統奧巴馬，由有識人士到一介草民，都不禁要問：是否太早了點？

確是諷刺，奧巴馬還背着兩個戰場在身，伊拉克正慢吞吞，阿富汗還要增兵，如何「和平」呢？上任未夠一年，一切還在熱身，他最擅長發表演說，獲獎後的宣言，也直言自己不配，比起前人對世界和平的貢獻微不足道，說得動聽，確實謙卑，就如同他的「和平」政策一樣，同樣動人，同樣是掛在口邊，尙待行動。

總統戈爾，以「推動全球氣候變化」之名，頒獎這回事，一向無客觀標準，美國前副

人和平獎，其實也只是「推動」與「宣揚」，距離真正成績，遙不可及。以往多次和平獎，頒給推動以巴和平的美國與以巴領袖，數十年來，以巴衝突從未停過，仗繼續打、人繼續死，和平無影無蹤。

評審委員會說，獎項是一種期許、一種鼓勵，這也勉強說得過去。「和平」這目標太高，刻的和平，又未必代表長治久安。大家也需要太認真，「獎項」這回事，從來是時勢造英雄，由嬰兒爬行比賽、到大學最佳論文選拔、到諾貝爾和平獎，得獎與否，很多時不在乎獎項，而是看環境使然，要看對手、看時局，和評判，是否趕着回家吃飯而已。

評審委員會說，獎項是一種期許、一種鼓勵，這也勉強說得過去。「和平」這目標太高，刻的和平，又未必代表長治久安。大家也需要太認真，「獎項」這回事，從